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行狀

任彦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三亞生知照隣庶幾

善本作幾庶向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

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善曰孝始人倫忠爲令德

公實禮

善本作體字

之非毀譽所至

此

善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

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言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濟曰綜理該通也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技不羣潘岳任府君

盡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至乃

善本作若字

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淮

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

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樂分龍趙詩析

先

齊韓

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

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

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申瓚曰韓固作齊詩也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向曰言竟

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書必為好

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主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

者歟

向曰謂上諸學技之事有一人善者無不兼理而學之也

昔沛獻訪

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沛獻上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

王輔輔上書曰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楊雄史岑也

漢記曰沛獻主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

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

序之又曰上以所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淮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之

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茂如也

良曰

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蔑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

初沈攸之跋

扈上流稱亂陝服

向曰跋扈畔換也上流荊州也時攸之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荊州比陝州為分

陝之望也如侯旬之服故云陝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荆

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

曰唯盱眙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取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宋鎮西晉熙王

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

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

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

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公時從在軍銑曰從世鎮西府

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盆城

版寧朔將軍銑曰以版封授為寧朔軍主南中郎版補行

參軍署法曹翰曰軍主謂軍中之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散兵書也言

急如風馳羽飛也

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

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

兵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尚曰股肱猶左右也書記謂文學之士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遷軍

善本作遷左軍三字

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尚曰掌書記文學之任也

既允

林火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

弘益

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

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

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弄弄天門

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恩義皆潛

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匠署為記室何法盛晉

中興書曰主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勸重勅子毗曰夫

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

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

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銑同善注

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

銑曰東夏會稽郡也重複也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

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

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選眾而舉敦悅斯

在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爲會稽太守重德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

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

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爲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爲諸侯王

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韶武穆惟戚惟賢向曰

王於高祖爲昭於武帝爲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爲昭穆親賢也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也音韶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

軍將軍銑曰言其爲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爲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寬爲農都尉大司農奏課

最連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爲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

理之都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

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讓而失險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筮竹之中常持其險而竟凌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

筮失棄也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邪叟忘於西景善本

其西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龍丘挾其東阜微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

齋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曰夕也龍丘見善注言說慕德化而挾其耕農故出仕也東阜則耕農之所也邪叟見向注

楊經誄云曰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

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

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按記曰將耕東阜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皇后崩公星亡口

奔波泣血千里銑曰星言謂早行侵星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妻

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跣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阜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

及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採禹穴

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翰曰逮及也及病也謂除脫衰服也善曰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

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病也

禮屈於

厭鳥降事迫於權奪

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

授征虜將軍也

善曰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

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

也而茹感肌膚沈痛瘡距

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善曰廣

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自夕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

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

縗麤非降

善本作隆字

殺戒之要

翰曰樂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

乎必升殺降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

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苦枕草孫

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鍾鼓之

音訓苑之容樂之夫吳江
纓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從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

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

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

公內樹寬明外馳

善本作施字

簡惠

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

神阜載載穆轂下以

清

翰曰神阜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

阜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

武皇

善本作帝字

嗣位進封晉陵郡王食邑如千戶

濟曰如千戶猶若干

也蓋食邑無定戶故也

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置徐兗等州以為南州

也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

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向曰兗青冀並在北不得至其州蓋遥授也

兗徐接壤

素漸河潤

向曰素本漸及也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謂帝勞之曰賢能

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異京師并蒙福也

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

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編也善曰漢書曰班

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玉關靖柝北門寢焉

濟曰玉關塞北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

北故比之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局謂除其關守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擗鄭玄曰擊擗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擗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局外關門之關

朝百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

朝曰朝百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

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

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

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銑曰方任謂太守也

言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善曰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

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

徒侍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公善本作下敷

五典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日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

君日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勸敷闕玄闡以闡化寢

鳴鍾以體國翰曰闢開也闡門也言開政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

之理也寢息也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奪金恥訟蹊田自嘿銑曰言

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今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象蹊

別本注在卷下
詔王立子而師以下
中大夫以三德教
國子九人者之

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請旦衣冠
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不周其
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踐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不周其

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 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
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 善曰呂氏春
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
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 庠序肇興儀形

國胄師氏之選允歸 善本作人範 尚曰謂欲以爲國子祭酒
師字 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胄

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
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爲合法則也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

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彤文主表山松後
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
媾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

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 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 善曰陳
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

必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

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

天庭則百事於是有序揆事時是也

善曰尚書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主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天國

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

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

隱謂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

公二極下致愛敬同歸

向曰公謂竟陵王也二極謂君親也一致

謂忠孝同為一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善曰國語樂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

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

君而敬同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

又授使持節

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

今則神牧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

千里名編戶殷阜

俗滋繁

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眾阜盛也滋繁言多也

善曰漢書中后曰諸
將故與帝為編戶
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

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豈經曰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頃之解尚書令

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

翰曰樞機言語也絲

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
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武皇晏駕寄

深負圖

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

士稽謂范曄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幾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戾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

復如居武穆之憂

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墮絕于地也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

市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疚善曰殷梁傳曰兄弟夫倫也何休曰臣先兄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踊鄭玄曰爵踊足不絕地也臣主

主嗣與地居旦與

良曰樹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崇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旦與謂如周公邵公相成王

之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樹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

有詔崇

善本作策字

授太傅領司

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斯之故坐

而論道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善曰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

地尊禮絕

親賢莫貳

尚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

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

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莫衰功表德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銑曰天子虧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讀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劔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子獨許之虧之甚也

蕭肅傳

之賢貝曹馬之親兼之者公矣

善本作也字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私族子也明帝即位遷

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言晉陵賢則如蕭傳親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

行擊陳稀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

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復

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進督南徐州諸

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翰曰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

謂讓徐州諸軍事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祐詔曰身歿讓右遺言益厲天不慙魚遺梁岳類峻

慙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見亡人知太岳類其峻峯也梁山太山也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夏天不弔不慙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

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某年善本有月日薨死春秋三十有五詔山其類乎梁木其壞乎

給溫明祕器斂以衾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

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向曰溫明祕器皆凶器也衾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

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人長之官

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祕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漆盡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衾冕而下又曰一公九

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向曰後漢東海王彊死肅宗皇帝從太后出津門亭於長樂宮發哀哭臨

悲感無已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

豈徒去人

樹下牀伏地舉聲盡哀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

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壘郊野也肆市也秦五穀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春者不相杵

也鄭子產相鄭子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

杵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主之令典追遠尊戚公情

之所隆

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二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典法公因也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

王相公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也

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

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

良曰謂督察諸

軍之曲體睿履正神鑒

善本作

淵邈首

善本作

冠民宗

具瞻惟允

翰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入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

謂當矣允當也 善曰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 銑曰肇始也弱齡

善曰毛詩曰 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 謂幼年也光大也

翰曰贊助天子人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 良曰燮理也台曜三

見上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 濟曰揆事穆美也 善曰尚書曰敷奏

注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 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婁朝端

忽焉五載尚書 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

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善曰先顧則諒以

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

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主化之基 方憑保佑

永翼雍熙 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

尤氏傳曰孔子卒公

家語孔子觀於明堂

其雍熙 天不愁 遺奄見莩死落 良曰愁自也莩死落死也

遂也尚書曰哀慕坤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

龜一習吉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龜吉謂得吉日也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

襲與習通襲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尚曰式可追崇假黃鉞日

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伐功德高故也善曰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服綬具九

錫服命之禮銑曰綬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

弓矢九曰桓棨也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九錫已見潘勗九錫文使持節

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善曰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

駕蒼龍輅輅音路黃屋左肅縣徒輶輶輶輶輶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

以黃繒為車蓋也左肅縣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駿上致之輶輶車天子喪車名也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肅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

蓋哀壽縣毛羽幢在東與衡左方上注之壽縣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文穎曰如今喪輜車

前後部羽葆

音反保蓋

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向曰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

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

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

二十人持班劍焉

葬禮二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翰曰晉宣帝弟名孚封安平王薨謚

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

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公道識

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

汪汪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

僕妾不覩其意愠近侍莫

見其傾弛

銑曰愠怒弛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覩焉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

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愠替

他人之善若己有之

善曰尚書穆公

曰人之善我若己有之

民之不臧實公

善本作公實

貽恥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善曰戶子曰見人有

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

誘接恂恂降以顏色

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貌降

下也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

方於事上好下規己

翰曰方正

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所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己也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

而廉於殖

財施人不倦

向曰殖猶資也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帝子儲季子令行禁

止銑曰竟陵王武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善曰文子曰夫抱順効誠者令行禁止

國網天憲它具諸掌

握良曰真致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未嘗鞠人於輕

刑錮人於重議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名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

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不及內恕諸

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翰曰以辭卑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

以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遺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

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東觀漢記郵憚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

華衮與緼絺

張

同歸山蔭與爰建茨俱

逸

銑曰言所其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也緼絺貧賤服也山蔭華屋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

宋其絃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栢刻建為山枕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良由廣宅符仲長之言

向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王

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仲長之言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書記并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

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派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

邛山洛水協應叟之性

作志字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竟陵王亦合此性也協合也

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丘園東國錙銖軒冕

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仍依乃字

林構宇傍巖敞拓架

善本作林構宇傍巖敞拓架

拓開險隘之麋以架屋也清溪與空壺人筆且緹緹模與素素瀨交輝說曰清

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後與刻漏之人俱有聲

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模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

瀨波也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置之虛室至人野何辨向曰

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載疾瀨之素水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蓋

小山中虛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蓋

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

人野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高人何點躡屩於鐘阿徵士劉

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此

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

居者躡屩也屩草鞋也鐘阿鍾山也竟陵王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

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劉虬虬以書答不應辟故

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

虬致以殊禮徵士謂德高而後不就皆曰徵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

子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

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

通意虞美孝訪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處

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脩牋答不應命子良致

書通意糾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
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比
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善曰戰國策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善曰先生王叔

外人也宜共容之
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
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
門乃知大春屈己五王君大降節善本有憲后致之有由於字

善本有也字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并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
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
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
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
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勅禮焉後朝
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其卉木之奇
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尚曰言山居四時文

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
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
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已復禮東宮少事
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
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爰造

九言實該百行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
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言靜七曰言言昭八曰言言節九曰言言

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 善曰竟陵王集
有皇太子九言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遵**
善本作 **衿禰**

商於未萌申古炯永戒於茲日向曰遵法也禰帶也炯明也言書之
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

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 善曰衿禰於衿結禰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曰
勉之勸之毛詩曰親結其離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

爾以吉象又非直日暮春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

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
陵王注解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竟

陵王集有皇太 **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翰曰謂作九言之序 善曰
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

九言 **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
宇也 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

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

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

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

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

與歸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

緬屬賢良傍思才淑

翰曰緬遠也淑美也善匹婦之操亦

有取焉

向曰列女亦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

今假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

曰未見好德思竊惑哉

善本有焉字即命刊

削投杖不暇

齊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

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奔也杖謂所拄之杖善曰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平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公以爲出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言自曰驥驂不追聽受一謬老以千里

翰曰驥驂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老於

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驥馬不能追一言乃善而急驥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老之千里

作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向曰謂門階戶籍言作箴

寄情於物垂示於人以訓戒也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

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震

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苦耳公曰此天譴也無所

改脩以記吾過且令誠

善本作

懼不怠

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禍福

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誠懼也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而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

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從諫如順流虛己若

不足

良曰虛其己心以受人言常受之不足也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時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

足不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甘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

之除疾 善曰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齊曰中謂中心也言

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兒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 **忠貞** 悅者真性悅也 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而好禮怡寄典墳 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向曰怡樂也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兒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 善曰孫卿子曰

是謂以己為物役矣尚書禹曰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向曰又撰集 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四部書以甲

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維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

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

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並勒**

成一家懸諸日月 銑曰言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

楊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 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之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話生天竺迦維羅衛國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

至誠懇惻

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能進言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是吾事君之不忠矣我死勿

以我殯於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是為黜殯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歎懇而惻痛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既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開雎之亂洋洋乎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

者與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與蓋易名立謚典請遵奉古人

之盛烈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卒叔木子卒其子代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屈原文正首

井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

善本有既字

以謫去意不自得

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

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

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

久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

向曰汨羅水名誼追傷之因以

善本無以字自喻其辭曰

善曰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

聞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謫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想也

恭承嘉惠今侯罪長沙

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侯待也張晏曰恭敬也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

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侯罪斯國志願得分

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

苟弔先生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生即屈原也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

鬼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如水流而弔

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

濟曰言遭當出讒邪之人無極乃喪

墮其身因猶無也張晏曰讒言罔極善曰罔嗚呼哀哉逢時不祥

讒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

鸞鳳伏竄今鳩巢翱翔闢合其如尊顯今讒諛得志

翰曰鸞鳳喻賢人也鳩巢惡鳥也喻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闢其者小人也言

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諛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胡廣曰闢其不才之人無六

翻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諛諛得志賢貝聖逆曳今方正倒植說曰逆

於世也善曰字林曰闢其不肖也

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善

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值

隨夷為溷本今謂跖之躋居為廉也盜跖莊躋皆盜賊之人也言

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棄賢用不肖善曰跖之賢士下隨

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躋楚之莊躋

莫邪為鈇今鈇力為鈇息廉反翰曰莫邪神劍名也鈇錫也鈇利也

也善曰民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鈇微謂利

也于嗟默默生之無故今濟曰默默失意良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

此禍也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

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善曰毛詩曰吁嗟鳩兮也周有九幹集周鼎寶康瓠兮也周有九

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棄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鳥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瓠李巡曰大瓠瓢也

孰丘騰駕疲善本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良曰

列切作罷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

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履復漸不可久兮銑曰章甫冠也薦藉也冠之在上

藉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善曰冠當加首布以薦履到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躬道也嗟若善

作先生獨離此咎兮信曰已矣向曰訖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苦先生獨離此咎兮信曰已矣日之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咨

嗟之意也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竟亂辭也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兮

其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鳳漂漂其高逝兮

固自引而遠去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龍衣九淵之神龍兮

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

味深潛以自珍

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

猶言察也善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倂面蜩螗以隱處兮

夫豈從蝦與蛭

質蜩音引銑曰倂殊也蜩螗水蟲食魚者蝦蟇蟄也蛭

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以小人從仕應劭曰蜩螗水蟲害魚者倂背也韋昭曰蝦蟇蟄水蟲食人者也蜩螗也倂然

自絕於蜩螗沉從蝦與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

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

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見係

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聘千里之道其不用與大羊之才無異也善曰莊子曰宜尼見蜩螗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

退不枯盤般字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

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為之故也盤桓不進貌紛紛亂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李奇曰般久也紛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譏意

也據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歷九

罹此咎

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

歷九

州而相

其字

君今何必懷此都也

向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

善曰言知時之亂

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暉而下之見

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而去之

善本作遙曾擊而去之銑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

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奸險恣為微祥則搖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如溥曰

鳳皇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善曰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彼尋常之汙

鳥

汙兮豈能容夫吞舟之

巨魚

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大魚暗君亦不能用賢也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善曰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

橫江湖之鰔

淫

鰔善本作今

故

善本

將制於蟻

婁

善本作螻蟻向曰鰔鰋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

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遭讒佞之所害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置鯨於涔瀆必為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逆之言亦謂

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鱸或作鱸。史記鱸張連切。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鱸音尋。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

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善曰。毛詩曰。肅歌傷懷。

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

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

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謂時遠也。宿草。即

陳根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

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

蠶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數其餘則否。

今善本有傷

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乃字

傷

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

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興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

方百年

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

事未講人情

機答之曰

五日本無此一句

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

壞亦云數而已矣

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

也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

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

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

然百姓怪

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

濁之累謂蝕也善曰尚書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

平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善曰穀

夫以

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

力壯也。善曰：莊子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怙唐衡也。淮南子曰：

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元者也，謂

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鉞

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已而

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主之闕也。已而

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

小也。木，棺也。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卑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藁取。但

爾之士。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乎狹小之士也。表外也。

葛爾，小貌也。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葛爾之

國，杜預注曰：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長

筭，屈於短曰遠跡，頓於促路。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

功業也。思立賦曰：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泉黔黎之恠積岸。

盡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泉黔黎之恠積岸。

乎。鉞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

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豕

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豕

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豕

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豕

尚書曰成王將崩
今召公早相康
王作顧命

嗣貽謀四子

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家

爾雅曰豕大也在氏傳里吏曰太子奉豕祀社稷

之災盛故曰豕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

當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

善乎達人

之謹言矣

濟曰謹正也善曰

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

汝因位下

向曰持執也姬衆妾之物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

四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位

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

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

傷哉

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

銑曰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

吾曰公之

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

翰曰性命同歸乎盡

愛子也

孟子曰伊尹其自
仕以天下之重
也如此

得乎云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也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云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

注曰死言然力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

與銳曰婉變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闥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善曰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

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絲也又曰吾嬖好妓人善本有著略銅雀善本

作爵臺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於臺上於臺堂

上施六尺牀善本作張善本無總歲帳向曰總細布而疎者以為靈

曰凡布細而朝晡設善本作脯精之屬濟曰晡日晚時也脯乾飯也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

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翰曰月朝一日也十五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向

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謂又云餘者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

四子也

賣也

銑曰諸舍中謂眾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綠色飾之也善曰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

為履黃金之基飾以組連以珠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

略

藏中

良曰綬綵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櫝中藏

也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

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

曰

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

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

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

分是兩傷也善曰令衣裳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

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

大而必失惡

去

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

全其愛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銑曰人所惡者死也人

生有涯故必得死矣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

沒化安能固全其愛乎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

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去其惡故可悲也尸子

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故前識者不用

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

心而聖人罕言焉

反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

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

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 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善曰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 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

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

飛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 善曰以龍喻太祖

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

運神道以

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翰曰載行也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載猶行也

摧羣雄而電擊手舉勅敵其如遺

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勅彊也如遺謂擊彊敵如拾遺於地

言易也 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隘而不成列

天贊我也杜預曰勦彊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指八極以

遠略必翦焉而後綏也言天下可手指摩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

百姓 善曰淮南子曰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闥 翰曰釐理也

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闥 三才天地人

事也禁闥謂天地之闥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啓開闥門也

善曰三才已見頤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闥有密靜

之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 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

風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太平

紀理紐繼解失徽調也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

謂之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 銑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

微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 善曰

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

歸歸之 丕天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尚曰宏普也 善曰周易

於已也 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

美辭曰與天地兮以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

之所推

翰曰濟成元人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川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

九有老子曰天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

下樂推而不厚

我有大造于西也

杜預注曰造成也

將覆簣於浚谷擠子為山乎九夫

銑曰將覆簣為山於深谷

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

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墜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孫

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

定也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

至於命吉凶所定

又曰研喻思慮也

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

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

之顛墜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梁木已見上文

當建安之二八實

太命之所艱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

德用集

大命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

向曰稅捨也猶駕言死善曰史記李斯曰

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駕說者也李範曰稅舍也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

期月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縣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

詩曰惟嶽降神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而在茲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當也善

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

非王心之所怡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善曰周易曰飛龍在

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憤西夏以鞠旅文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汧秦川而

舉旗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

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冀翌日之云庾嶠四句而

成災

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之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其重也

成災

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翼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也瘳甚也

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蒼實戲曰周望北勲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

疾不愈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

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詠歸塗以反旆登峻澗而

去

也旆旗之屬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

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峻澗之險東向鄭

次洛汭而大

漸指軍曰念哉

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

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

伊君王之赫奕實是終

古之所難

向曰伊惟也赫奕盛貌實實也言實終古

威先天而蓋

湯海而拔山

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徧於當世湯動也

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

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

不逝田也與馮衍書曰欲搗太山而盪北海

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

而不殘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雖每因禍以提善本作提福亦踐危而

必安濟曰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福也雖陟踐危險其志如安夏國之深也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

說文曰提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翰曰迄至也蒙昧謂

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委軀命以待難痛

沒世而永言向曰委棄身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疾沒世而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平聲銑曰頽歎謂悲思隕絕也迨營魄

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良曰迨及也營魂也音翰謂作遺令也

遺令也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行曰執姬女以頰瘁指季豹

而催鹿焉濟曰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頰瘁謂蹙眉而憂也催深悲貌謂

氣衝襟以嗚呼善本作涕垂睫而沈沈涕垂睫而沈沈善本

也沈瀾淚疾流貌 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 相子新論曰唯用周以季見

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 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 韓蘭之璣曰

關涕泣關干也 善曰率土以靜 善本 寢戢彌天以 善本作 一棺

與沈古今字同 向曰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斂彌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

靜寢死也 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 古詩曰潛寐黃泉下 毛萇詩傳曰戢聚也

彌天喻志高遠也 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

彌於天 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役而

之允昌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役而

肇揚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 援貞吝 善本作 以甚

渠悔雖在我而不臧 濟曰援引也貞正也其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

記悔雖在我而不臧 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己身亦為

不善也謂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 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今

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 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 毛詩曰何用

不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 韓曰內顧家事也纏綿親密也

臧 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 善曰西京

賦曰羌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彦升書曰纏綿惠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

賦曰羌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彦升書曰纏綿惠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

賦曰羌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彦升書曰纏綿惠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

命紆家人善本作廣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與塵清慮於餘香

也紆念二字結遺情於善本作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

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

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

舊倡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

文曰倡樂也矯感善本作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翰曰此謂眾

謂作伎人也矯感感字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妓妾奏樂不

見君王故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善曰物無

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入體雖有

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東公曰君入廟庶聖靈

之響音像想幽神之俊光善曰響音像音影之異名響出殿賦曰忽縹

眇以響音像孫卿子曰下和上應響之應聲影

之像苟形聲之駁羽以雖音景必藏銑曰形則必藏音藏亦必藏也

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駁羽以應聲故亦必藏也鷗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微清絃而獨去進脯精

而誰嘗良曰微調也精乾飯也言雖進脯精誰復嘗而食之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

濟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貌登雀善本作爵字臺而羣悲善曰毛詩曰殷土茫茫美目其

何望平聲翰曰張目視曰眈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既

晞舌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善曰字林曰眈長眈也博雅曰眈視也眈與眈同毛詩曰美目眈兮

尚薄葬也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

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

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銑曰謂遺令云吾衣裘

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善嗟大戀之所存故雖

哲而不忘良曰嗟其大戀愛所在心者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覽遺籍

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

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

待成也 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主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任先

舍故俗

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塹壁

步覓反翰曰封界也域牆也壁亦塹也善曰毛萇詩傳曰

甃瓊甃也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向曰棺題曰和善曰臣氏春秋惠公

今謂之塹

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

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涇山之尾樂水留其墓見棺之前和

禮記曰孔子曰明

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

器者神明之器也

也

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槌撥之應手次滅錢曰應手即破其久滅也

善曰說文曰槌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槌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良曰五銖

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胡

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心也善曰爾雅曰瓠犀辨說文曰瓠瓜

中實也白莧切一作辨字音練辨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

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

遠近故假為之號曰異漢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

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異漢君之靈忝總

徒旅版築是司銑曰徒眾也版築謂牆版築許也司主也窮泉為塹聚壤成基良曰

窮泉言深也 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舂本悽愴縱鍾漣善本

壤熟土也 濟曰在土龍也鍾欬也漣而流淚貌 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奮揭杜預曰奮

實龍也揭居局切爾雅曰欬謂之鍾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

也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翰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

有之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

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盞肉醬也醢醢也 善曰

爾雅曰盞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醢也呼蹄切

蔗傳餘節瓜表餘善本作犀銑曰犀瓜瓣也善追惟夫子生

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壽為天寧顯寧晦銘

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良曰今時人誰為子

子之先祖 善曰寡婦 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後祠曩古之人誰為

賦曰潛靈邈其不反 齊濟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牆高墉不可轉漣不可迴善本

牆塋既作不可由轉以迴避此冢也

黃腸既毀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親

善本

增哀

向曰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棺兩頭也機

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使房塚壙中室射聲也

垂仁廣漢流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皆喪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

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喪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

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

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

祠骸府阿掩骼

格城曲

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立骨也掩藏也

仰羨古風

為君改卜

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也

謂卜改葬也

窆之

善本作窆

東麓

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城池也窆窆墓中埏道山足

子曰窆窆之事杜預曰窆厚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葬為

壙即新營棺仍

舊木

尚曰壙墓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一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為遂非也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

銑曰言夫婦合

葬非古有也白周公以來存此禮也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

敬遵昔義還祔雙魂

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

濟曰特一也

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善本有此一句韓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髡髻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

向曰宋帝即位山延年為始安太守道經汨羅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此文祭屈原 善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

湘州刺史吳郡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

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建旗舊楚

良曰旗旗幟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

蓋舊楚地也 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

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余珮兮澧浦遺即棄捐也善曰楚詞曰懷沙礫

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珮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弭節羅潭

舟泊渚謂止駕也

舫舟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善曰楚詞曰路漫漫其悠遠夕

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舫船待如渚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舫

遣尸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則折以香人

蘭薰而摧玉貞

善本作則折以香人

好而採故多摧也王以貞白之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三身之本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王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天

王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明絜

謂忠直也

善曰堅芳即王及蘭劉熙孟子注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曰

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絜鮮白珪

善曰賈誼弔屈原

溫風忌時

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

善曰賈誼弔屈原

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

飛霜急節

即韓曰溫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讒言積乃見棄逐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

王逸曰屈原懷王少才引馬王逸也

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急相鱗亡說曰飛霜厲其末疾風激其崖

羸羊

或

遘紛昭懷不端

向曰羸秦也羊楚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遘紛為亂君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善

曰羸秦姓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今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

處位不端受業不勅此屬太保之任也

謀折儀尚貞薨椒蘭

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以備

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薨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貞正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善曰史

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誼方極又欲死夫佩綰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詞曰余以蘭為可恃方羌無實而害長

身絕郢

闕跡徧湘干

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間也言其逝如湘江比故跡徧其間也 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于崖也 上

物荃蓀連類龍羸鳥

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 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

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詞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言不

日月言光也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

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

與日月爭如彼樹芬善本實穎實發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言凡生

光可也實發實秀實穎實粟望汨心歎許瞻羅思越良曰歎悲也越遠也言

時也善曰毛詩曰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向曰塵久也尚藉順詔諛取

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信雖死難以闕也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問谷之有夫茅為物薄而

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銑曰顏光祿即延年也善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

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良曰道之

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惟君之懿

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惟君之懿

惟君之懿

惟君之懿

惟君之懿

惟君之懿

惟君之懿

早歲飛聲

清曰懿美也 善曰思 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

義窮幾象文蔽班楊音盈

翰曰幾象易道也班固揚雄言 願君之文蔽此二

性倖幸剛絜志度淵英

向曰

英智也 善曰楚詞曰體 倖直以亡身芳倖猶直也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銑曰言實為宋國之 華美 善曰班固

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 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才通漢魏譽

浹龜沙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浹及也龜茲流沙 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

四百八十里尚書曰彼於流沙漠書李陵 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照爵帝典棲志雲阿言衣

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阿猶曲也 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 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

詩曰棲 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向曰言交友清潔而我接比光景共氣

高叔夜方嚴

善本作 嚴方

仲舉

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章 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言買君

嚴明也方此逸翮獨翔孤風絕侶

良曰言孤介不羣也 善曰郭璞 山詩曰

流連酒德嘯歌琴緒

流連曰流連，好也。式乎式乎，大雅所流連。劉靈本酒德頌毛詩

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

游顧移年契闊宴處

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時移年歲，雖契闊為苦，嘗同宴語，居處

也。善曰：何劭祖離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

神太素

向曰：言春與游談賦詠至秋乃死。太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

明發晨駕

瞻廬望路

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晨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心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悽目泣情條雲互

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善曰：李陵詩曰：仰視驚雲逝，紛紛互相

踰涼陰掩軒娥月寢曜

濟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

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

微燈動光凡牘誰召

韓曰：凡牘，謂平生披讀誰用其。余，祗長塵絲竹罷調。

向曰：長，生者也。惝，悲。蘭宇，屑涕。松，貞。

銑曰：宇，室也。屑下也。松，喬謂墓所也。善曰：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

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非獨昊天夫殲我明也
君一詔變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五臣注同
來皆有一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我良人
懿美也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以此忍哀歆奠于饋
作斂陳奠饋 善曰
蒼頡篇曰饋祭名也
申酌長懷顧我 善本
歆歆悲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作望 歆歆嗚呼哀哉 翰

文選卷第六十

金澤文庫

學子校寄進

永祿三

度

申六月七日

平氏政朝

能化大隅產九葉叟用周易傳授
徒百人百日講席十有六處
行年六十一書之

加朱墨点

三安